

# 京汉铁路拐弯之谜

□ 王爱民

**历史的机遇造就两个新兴城市**  
生产力总是往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集聚。京汉铁路的全线贯通,打破了仅依赖于水道与驿道的传统交通网络格局,使依靠航运而风生水起的周家口失去了往日的繁荣,但却改变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经济格局中的位置,成就了两个新生的城市——漯河和郑州。

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在长江流域,武汉不再仅充当横向传导的角色,从此迈入了火车、轮船、客运齐发,东可至上海,西可达重庆,北可进京城的水陆联运时期。闹市区不再局限于长江边的租界一隅,沿铁路线的迅速繁华对汉口城区面貌的改变颇有影响,就连“草庐茅店,

三五零星”的桥口至谙家矶一带,也变得房屋鳞次栉比、商贸热闹非凡。纵向的铁路线在缩短时间和距离的前提下,成百上千的运载力,通过汉口把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农产品迅速运往全国各地,这更加有力地推动了汉口商业贸易的发展。

在京汉铁路经过漯河之前,漯河只是一个有几家手工作坊和一些商业店铺的小土寨,名叫漯河湾,人口不过几千人,相当于现在的一两个行政村。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这里交易频繁,商户日增。初有汉口、周家口等地迁来的行栈多家,继而宁波、两湖、怀庆诸商帮以及北舞渡的客商向此云集,代客

包运货物,承揽车船。漯河仅粮行就有170余家、转运公司42家,同时还有油行、杂货行、花布行等38个行业,总人口达4万余人。此后,铁路代替了淮河及其支流的航运,成了豫东平原最主要的通道,豫东平原的货物都向京汉铁路集中,位于京汉铁路沿线的漯河,随着交通位置的变化,逐渐成为附近农产品和牲畜的集散地,从而取代了周家口成为物资集散中心。

在京汉铁路通过之前,郑州市只是一个人口不足两万的小县,名叫郑县。1904年3月,京汉铁路从郑县西经过。1906年2月,陇海线从郑县通车。绝无任何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今天的大都

市——郑州。有人说,郑州是靠火车拉出来的,这话一点不假。在解放以后,中央政府曾考虑将历史文化悠久的洛阳作为河南省省会,但是郑州的铁路枢纽地位最终使洛阳败下阵来。铁路的绕道最终造就了河南的省会城市,而省会城市的地位又让郑州把公路、民航等尽收囊中,郑州成为京广、陇海这两条中国铁路中心大动脉的十字交汇口,郑州北站也成为了亚洲最大的编组站。(待续)

周口  
记忆



品味  
乡愁

## 聊聊乡村土锅台

□ 王天瑞

和朋友闲聊时说, 只要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 无论现在居于何处, 或当了多大的官, 肯定都见过土锅台, 吃过土锅台里做出的饭菜。

朋友是位领导干部, 他十分赞同我的说法, 并给我讲了他小时候烧锅的故事。

小时候, 做饭的时候, 都是娘做饭, 他烧锅。娘曾传授给他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火心要虚, 人心要实”。火心虚了烧得旺, 火心实了烧不着。烧火的时候, 先把柴火填进灶膛里, 点燃后, 烧起来, 再把火棍捅到柴火中间, 将柴火轻轻挑起来, 挑出一个空隙, 火就会熊熊燃烧起来。做人则与烧火正好相反。做人要实, 要做到实在、诚实、实心、实意、实干。他记住了娘的话, 也按照娘的话认真去做。

小时候, 刚烧火的时候, 不知道怎样往灶膛里添柴火。他以为, 添的柴火越多火越旺, 就一个劲地往里面添。本来火很旺, 却被他一顿猛添, 把火给压死了, 灶膛里冒起了浓浓的黑烟, 屋里烟雾缭绕, 直熏得人睁不开眼睛, 眼泪横流。娘咳嗽, 他也咳嗽。他就把头伸到锅底门口, 鼓起腮帮子, 用嘴猛吹。突然, 火一下子蹿出来, 顿时烧焦了他的头发和眉毛, 狼狽不堪。娘笑了, 走过来, 告诉他火心要虚……

小时候, 家里穷, 十冬腊月没有柴火烧锅。他就跟着娘, 冒着风雪, 到南河沿挖茅草根, 到西北洼捡豆茬子。因为茅草根和豆茬子很湿, 不好点燃, 娘就买一个旧风箱, 安放在锅台旁。这样一来, 他烧锅时更手忙脚乱了, 有时忘了拉风箱, 有时忘了添柴火, 有时忘了用火棍把灶膛里的柴火支起来……他说, 小时候学烧锅, 真不是件容易事!

我经常想, 土锅台, 是谁发明创造的呢? 又是什么时候发明创造的? 估计很难说得清吧! 有人说, 土锅台, 是矮人氏发明创造的。我想, 也有可能!

由历史的发展, 我们可以知道, 原

始人从茹毛饮血, 到击石取火, 到钻木取火, 到刀耕火种……人类从吃生食到吃熟食, 是社会的一次次飞跃。当然, 人类从把食物用树叶裹起来烤着吃, 到把食物吊起来烧着吃, 到把食物放到锅里煮着吃、蒸着吃、煎着吃、炒着吃, 也是社会的一次次飞跃。大家不要小看那土坯砌成、黄泥抹缝的乡村土锅台, 它却是人类历经多年的智慧结晶。

土锅台, 是用来做饭的一个工具。它的前面有个竖起的大洞, 用来添柴烧火。它的后面有个方形的孔, 以便在孔上砌个烟囱。它的上面有个很大的圆形空间, 可以放上一口大锅。这样一来, 就可以在锅下烧柴, 在锅里做饭了。好的匠人砌成的锅台, 上火快, 省柴火, 不倒烟。锅台, 不能太高或太低, 高低不适则操作困难。传统的锅台, 一般距地面一米左右。土锅台里做出的饭菜, 吃起来格外香。

厨房, 也叫灶屋。说起灶屋, 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传统节日——祭灶节。祭灶的传统在中国民间信仰中俗称为“送神”, 在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晚上要放鞭炮。据说, 每年年底, 灶君、太岁神与民间诸神都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述职, 尤其灶君会向玉帝禀告人间善恶是非, 作为对人类奖惩报应的依据, 故人们大多在此时祭拜家中诸神与灶君。

时代在变, 社会在变……我们现在烧锅的燃料变了, 由烧秸秆和烧柴火变成了烧煤、用沼气、用天然气、用电; 做饭的锅变了, 由大铁锅变成了铝锅、不锈钢锅、电饭锅、高压锅; 做饭的锅台变了, 由土坯砌成、黄泥抹缝的土锅台变成了由砖头砌成、水泥抹缝的砖锅台, 锅台外还贴了一层白瓷片, 看起来既干净又漂亮。如今, 白瓷片锅台也悄悄隐退了。乡村里, 很多人家的厨房里, 都安装了整体橱柜, 既美观又方便。但偶尔, 我们还是怀念乡村土锅台。

## 唐朝藩镇首领中的佼佼者——刘玄佐

□ 程俊松

刘玄佐(730—787年), 生活在唐玄宗至唐德宗年间, 河南太康县人。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以后, 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严重削弱了唐朝中后期的统治, 最终导致唐朝灭亡。刘玄佐虽是当时的藩镇首领之一, 不过, 他与别的藩镇首领不同的是, 他没有篡权称王, 割据一方的野心, 而是与中央政权保持一致, 心甘情愿地为大唐朝廷所用, 为国家分忧解难。因此, 他成了中唐时期唐王朝的重要支柱。

刘玄佐本名刘洽, 玄佐是后来皇帝恩赐之名。他出身贫贱, 为人豪放, 青年时期在太康县衙当捕头。后因做错事, 被捕入狱, 险些被狱卒折磨至死, 多亏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 到永平军当了兵。由于他作战勇敢, 又多谋略, 当兵不久就升任牙将。

唐代宗大历年间, 汴州节度使李灵耀反叛, 刘玄佐乘其不备, 袭取宋州, 朝廷便任命刘玄佐为宋州刺史。唐德宗建中初年, 他升任宋、毫、颍三州节度使兼御史中

丞。当时, 徐兖节度使李纳叛乱反唐, 其部将李洧占据徐州并无反叛之心, 李纳便带兵攻打徐州。朝廷命刘玄佐增援李洧。刘玄佐率部在徐州城外与李纳决战, 结果大破李纳叛军, 并打通了东南漕运。接着, 刘玄佐又进兵濮阳, 很快消灭了李纳在濮阳的守军, 彻底平息了李纳叛乱。朝廷论功行赏, 封刘玄佐为检校兵部尚书兼曹州、濮州观察使, 淄州、青州、兖州、郓州招讨使。

不久, 汴滑都统副使李希烈反叛, 刘玄佐与李勉、陈少游、哥舒曜联合行动, 驻兵于淮汝, 多次重创李希烈叛军。后来, 刘玄佐在陈州大破李希烈叛军, 继而夺取汴州, 彻底捣毁了李希烈盘据多年的老巢。随后, 朝廷又加封刘玄佐为汴宋节度使、陈州诸军行营都统, 并赐名“玄佐”, 以示恩宠。此后, 刘玄佐入朝任检校司徒, 兼任泾源、四镇、北庭兵马副元帅, 位列三公, 实封八百户。

刘玄佐性格豪放, 重义气, 轻钱财, 对部下宽厚仁慈。朝廷每有赏赐, 他都发给

部下, 自己分文不取。所以, 他的部下都乐于为其所用, 作战非常勇敢。

刘玄佐知错必改。他镇守河南时, 有一次听信了谗言, 欲杀部将翟行恭, 当时他正在气头上, 无人敢为翟行恭求情。有个叫郑涉的, 此人很善于以诙谐语言来暗示别人。他找到刘玄佐说: “听说翟将军将要赴刑, 希望能允许我在他死后看看他的尸体。”刘玄佐感到奇怪, 问他这是什么意思。郑涉回答说: “在下曾听说, 蒙冤而死的, 脸色和一般的死人有所不同, 可我这辈子还没见过, 想借这个机会长长见识……”刘玄佐听了顿时醒悟过来, 知道自己可能冤枉了翟行恭, 于是立即进行重新调查, 最终释放了翟行恭。

刘玄佐的良好品德, 多亏了母亲的谆谆教导。他母亲出身贫寒, 富贵之后仍坚持每月亲手织绢一匹, 以示其决不忘本, 并经常教诲儿子, 要为国尽忠, 为朝廷出力, 恪守为臣之道。一日, 县令来厅前禀告政事。县令走后, 母亲告诉儿子: “这长吏恶惧而又十分谦卑, 你高居于上, 如此对待下属,

心安吗?”刘玄佐听了, 如醍醐灌顶, 从此以后对待下属更加宽容。

刘玄佐生财有道, 关注民生, 从不加重平民负担。汴州有座相国寺, 民间传出寺中佛像竟然有汗珠冒出。刘玄佐命人驾车亲自到寺中参礼膜拜, 并让夫人也到寺中敬献金帛, 第二天, 还在寺中举行了盛大的斋戒法会。于是, 将帅、官吏、富商等争相前往相国寺献金膜拜, 唯恐落人之后。刘玄佐命人将众信徒所捐献的财物一一登记, 十天后果法会结束, 累计众人捐钱物数十万, 全部纳入府库, 以备军需。

刘玄佐任宰相期间, 家乡的亲朋故旧都来投靠他, 想求得一官半职。他既不愿徇私提拔这些人, 又不愿冷落他们, 于是就把他们安排为将官的僚属。

刘玄佐于58岁时去世, 朝廷追封他为“太傅”, 谥号“壮武”。

鉴史  
问廉

## 袁世凯与近代朝鲜

□ 范阔杰

袁世凯从此再也没有和于氏同过房, 两人只保留夫妻的名分, 相敬如宾, 再无夫妻之实, 于氏也因自己的不会说话, 守了半辈子活寡。这件事, 袁静雪在其回忆录《我的父亲袁世凯》里讲得很详细, 较为可信, 从袁世凯子女的一生规律中也能得到印证。袁克定出生于1878年, 而袁世凯到1881年9月才离开陈州去登州投军, 期间有两三年的时间, 如果夫妻两个想再要个孩子, 时间上应该很充分。既然时间上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出在哪儿? 大家心知肚明。

在朝鲜, 袁世凯娶了三位朝鲜姨太太。第一个是沈氏, 她没有生育能力, 所以在朝鲜的前几年, 袁世凯一直没有子女出生。后来, 其中的一房——金氏才为他生下第二个儿子——袁克文。

袁世凯在北京袁保恒家学读书的时候, 嗣母牛氏出于怜子之心, 建议让于氏到北京陪伴袁世凯, 袁世凯在家信中婉转而又态度坚决地拒绝了。后来, 袁世凯去山东、朝鲜, 于氏一直留在淮阳, 名义上是替袁世凯尽孝教子, 真实的原因只有袁世凯自己知道。袁世凯到山东任巡抚时, 嗣母牛氏已经去世, 袁世凯便派人把生母刘氏接到济南亲自赡养尽孝, 直到这时, 于氏才结束了十几年的独居生活, 随婆母一起来到丈夫身边。但用袁静雪的话说: “自从父亲把她接到济南, 直至后来到了北京, 父亲始终只是在名义上承认她是家中的太太, 既不让她管家, 也不和她同房。不过, 父亲表面上对她还很客气, 就是到了中南海以后, 他也按照历来的习

惯, 隔个三五天, 就到她房中坐一会。他俩见面时, 父亲一定先说一句: ‘太太, 你好!’ 她也一定回答一句: ‘大人(妻妾们一致称呼父亲为大人, 直到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更改), 你好!’ 随后, 再随意说上几句生活上的闲话, 就结束了这照例的一次会面。”

除新婚时夫妻间那次致命的彼此伤害之外, 在袁世凯当了民国大总统后, 于氏还做了一件貌似产生国际影响的糗事, 让袁世凯在各国公使面前感到很没面子。袁世凯也因此下令, 以后凡是需要于氏以第一夫人身份出席的重要外交场合, 一定要有二女仲祯、三女叔祯(袁静雪)和袁克文的陪同, 以免再闹出什么笑话来。

事情是这样的: 进入中南海后过的第一个春节, 各国公使入乡随俗, 年关时节纷纷到中南海给总统拜年, 既图个喜庆、凑个热闹, 也可趁机联络感情。当天, 在给总统拜年完后, 出于礼节, 各国公使还要给袁世凯明媒正娶的第一夫人拜年。闻讯, 于氏自豪感陡升, 身

穿红色外褂、长裙, 等着接受各国公使和夫人的朝贺。贺岁仪式进行时, 一位公使受节日气氛的感染, 径直冲到于氏面前要和第一夫人握手行礼。于氏从下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 讲的是“男女授受不亲”, 以前哪见过这样的阵势, 当场被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 刚才的自豪与喜悦早已飞到九霄云外, 她尖叫一声, 迅速把自己的双手背到身后, 一脸的惶恐与不安。这位公使大人伸出的手悬停在半空中, 神情木然的愣在原地, 一脸的惊讶与无奈。面对尴尬, 这位公使大人急忙拉上自己的夫人一走了之。

从此以后, 于氏成为了一个出席重要公开场合时需要子女特别“监护”的人偶。

## 投笔从戎

三、夫妻失和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1878年出生在淮阳县城的袁家老宅。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出生于1889年, 和袁克定的年龄相差11岁。

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 有的书中说她是沈丘人。后来, 听很多淮阳当地人讲, 于氏是淮阳县齐老乡于集人, 据说现在当地还有很多于氏的亲戚在世。于氏算是大家闺秀, 粗通诗文, 但性情古板, 不善言笑, 更不谙夫妻间打情骂俏的风情。两人新婚燕尔时, 感情还算不错, 关系尚算和谐, 但这种和谐不久之后便被一个玩笑打破了。

一天早晨, 小两口起床时, 袁世凯看着于氏拿一条用各色花布拧成的带子束腰, 便开玩笑地说: “看你这身打扮, 像马班子一样。”在豫东方言中, 马班子就是戏子的意思。

本是小夫妻间一句玩笑话, 于氏却

周口  
名人